

57X

52

28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

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索隱曰：戰國策及諸國策，無此言。蓋諸田之別。

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子。田

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田

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諸侯，實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子。田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田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諸侯，實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



王威王宣王派王

短本下短

義我田梁粟

如何人

以信按所不知
人者曰玄孫之孫

孫為何曰不能知也

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為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

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

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

短褐索隱曰短亦音豎豎褐謂褐衣而豎其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

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

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

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

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

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家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限○索隱曰謚為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

子西君傳

待當為侍

本下侍

而猶待而正義

待猶也

屏以後有

待本下侍

信按謂客之食以為惡也

比卑可反

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封而文果代立

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

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捨棄其家

產業而厚事實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為之築舍立居業也

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交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

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

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嘗待客夜食有一人

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較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

比之客歎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子孟嘗君客無所擇

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

以本亦亦

舊成
偶卡編

私索隱之說

秦

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
秦實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
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為
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
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真也今秦
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
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
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子孟嘗
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
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

孟嘗君

狐白裘

妄心

信口

義四傳驛也

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按幸姬曰妾願得君
狐白裘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此時孟嘗君有一
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
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
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曰藏取所
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
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
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正義曰
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南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
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

夜半至函谷關

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

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

尔君趙勝也

義作不自德

以言自嫌死也

道正亦常

已無

蜀武作屬

長表 不元

思 不亦忠

大弱

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

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

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

人技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

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

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所

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

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至則以為齊

相任政孟嘗君然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

秦徐黃曰年表曰韓魏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

王孟嘗君

謂子孟嘗君也

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

宛慶為西周謂薛公也棄以北以疆韓魏正義曰宛在許州二縣

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

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

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

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疆韓魏其攻秦

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曰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

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

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

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虜二晉之西二晉必重齊

指

韓魏小韓魏之代楚也

不致一人所

子為甲
不亂

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
 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
 出楚懷王憂喜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
 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
 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潘王曰孟嘗君
 將為亂及田甲劫潘王潘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
 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於宮門以明孟嘗君
 潘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

子無其君傳

侯付口和相素欲誅呂氏禮書七年之可

音聚

子最行厚
 王初迎可罷親
 事今收其厚行
 反齊王信也
 信素不得合
 禁天下變也

非也
 事相呂氏
 素若齊
 合天下之從集
 行齊魏弗火

君子嘗其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潘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
 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
 正義曰周最
 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
 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
 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
 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
 代謂孟嘗君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行又
 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
 索隱曰交謂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
 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
 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魏冉書

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分

又禁天下之變

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

其計而呂

禮嫉害於孟嘗君

孟嘗君懼乃遺秦相魏冉書

禮記不奔齊
種侯欲誅之
云離子也
我曰取晉
晉取秦
禮記

吾聞秦欲以言禮以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秦
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言禮
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離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
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
子以取晉晉國獎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
破齊以為功披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
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
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
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
齊齊湣王亡在宮逐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

孟嘗君君禮

初之先
義曰傳金下
所若

雍有一切

剛張

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
文卒謚為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
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
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
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墓
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
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音歡復
作煖音
許表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索隱曰躡音脚字
亦作蹻又作蹻孟
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
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
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
上中下三等之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荅曰馮
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崩絨崩音苦怪反茅之類可
為繩言其劍把無物可

孟嘗君君禮

義四長鍊鈔

裝以小繩纏之也。絨音侯亦作侯謂把劍之變。○索隱曰蒯草名音蒯。蒯之蒯絨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彈其劍而誦曰長鈇歸來乎。食無魚。孟之故云蒯絨也。

入

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鈇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

用今之義也

一齊之字也

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鈇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其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

符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曰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

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

債 本下責六 在下同

債 徵也 本下責

貸 本下本

餘 本下

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亦作

能。且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

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

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

先生責之。馮謹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

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

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

日殺羊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

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

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

言日所洗在口 有同也 還息及 先者者同口會

大の 十

錢
以下皆

薛

薛是文奉邑
租稅少故奉米

文對邑
餘富者不足

著

在下亡
在下拘奉陽

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
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問馮驩燒
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
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而民尚多不
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
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
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
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
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難上抵負
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

孟嘗君傳

在下卷八

於是

齊秦本

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
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
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
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
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
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鞅西入秦者無
不欲彊秦而弱齊馮軾結鞅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
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
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
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

史記卷八

七

在下卷八

此本

若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入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鞅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鞅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

孟嘗君傳

与

而一不復

以下復

先生馮驩也

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二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

少全
同也

一作平明

期物正義也
亦平明万物

若期余

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
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
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
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
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
音娶趣句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
臂而不顧索隱曰過光卧反朝音潮言市之非好朝而
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
暮所期忘其中二者無也其中市朝今君失位賓客皆
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

集解

入本下又

齊君請郭君
嬰子也

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鄉魯
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
萬餘家矣世之傳子孟嘗君好客各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

靖郭之子

威王之孫

既彊其國

實高其門

好客喜士

見重平原

雞鳴狗盜

魏子馮煖

如何承賤

薛縣徒存

言人魏子也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大風起於此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

正義勝

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

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

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祭

散行沒

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

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

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

梁白雲反
云散不歡欲行
進入喜心也

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

平原君笑應曰諾。躩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躩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躩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躩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
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趙惠文王十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命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

使文能取勝者，以辯舌言之也。不能取者，若不能以辯舌言之也。後人也。

信陵君傳注曰：齊音也。

少不足也。

辭，辭也。口頭雖在，其環者，在柄，頭子也。

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軟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必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曰：「鄭

切...

也類既而不言
九人共目視之
編大未敢若
皆七者字或作
廢者非毛遂不
十九人而得廢
年也

玄曰類環也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
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發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
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
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
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
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
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
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
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

平原君傳

未及十季
以楚王止去郭東
以楚王止去郭東
以楚王止去郭東
以楚王止去郭東
以楚王止去郭東
以楚王止去郭東
以楚王止去郭東
以楚王止去郭東
以楚王止去郭東
以楚王止去郭東

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
之壤而日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
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
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
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
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鳥故反
台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
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
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其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
日盟之所用牲其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
狼木夫已下用雞今此惣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

之血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捧若而跪進之楚王曰
 來耳毛遂奉銅盤周禮則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
 王當歛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
 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歛此血於
 堂下索隱曰音錄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
從之所謂因入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
 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
 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
 至楚而使楚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呂國之寶
九鼎大呂謂為天子所重也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
 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

平原君

此公是也名子也

魏將也

反活作去夫虛而
 記下牙夫按易
 強本為孤則本
 去刻制也牙夫
 高稱刻牙牙
 子相類牙牙是
 判音并丹也

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
 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其患之
 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談太說平原君曰君不
 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
 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呂
 百數婢妾被綺殺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
 困兵益或刻木為示失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
 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
 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
 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曰言士力危於於是平原

三

六

七

及卿之類考成
為上卿也
後在穀類身平
小君之功也故欲
則也

且本下四

今

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二千入赴秦軍
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
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徐廣曰河內城舉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溫縣本李
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

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
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
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
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
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
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令信陵君存邯

智

此我曰石券上契也
言虞卿為平原
以封之成寄條上
矣以功心青平原
報乙德

云五者可以取勝
三子者各至理詳
之言詳相爭而取
也

此其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若券以責索隱曰齊使鄒衍
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
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
趙索隱曰齊使鄒衍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
及其徒蔡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
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
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杼意通指明其所謂
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
得其辨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
相博爭詭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

夫總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于士皆稱善。索隱曰行音聖行音寄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檐登徐廣曰躡草履也登長柄笠音登笠有柄者謂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燕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太陽縣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

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復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

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

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

平原君曰

依秦欲破趙軍歌

疑亦作恐
趙惠文王二十七年
趙國策曰趙君
以君惠文王母

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

秦相范雎
怨侯也

王本下已

說四唐云言趙
八度至割六城
如彈丸之也

而本下

一本下若
シカセリ

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音媾虞音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
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能遺餘力矣必
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
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
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
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
丸之地弗予冷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
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復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
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

平原君

師說曰應曰如皆了負物親在言言切也亦云彼秦攻伐如負親在身言其困苦也

與親之攻正義我
郝言為趙王解
負其親親韓魏
杜預云齊國也
以於美示正美我曰
言不媾玉來季
趙他自取秦之攻
六城 一本元

美示

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
臣為足下負親之攻負秦隱曰為足下解其開閔通弊
齊交韓魏王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
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
卿對曰郝言曰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
乎今媾郝言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
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
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
失六城秦微心而歸兵必罷我且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
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

四十二

卷之三

史記

史記卷之三

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
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
韓魏也是使王威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
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
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
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
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
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
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
何如母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

臣曰試言

私情何如

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

文伯母乎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鞅康子從父昆弟公甫文伯仕於魯

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

相室曰正義曰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

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

殺者二人若真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

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

一也言者卑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

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

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

盧云何不助行

盧云便母知子

不哭者可知

三九十五

天下皆說或師
九雜稅安未言
九誤作稅欣
血子而構犯心於
而侯 注構
信也

而本

危 本下完

說也王脊以公予蘇廣曰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
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
秦趙構難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
趙兵困於美尔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
如亟割地名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
秦之疆怒矣夫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云何秦之圖乎故曰
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
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
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
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

賂 力故切

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
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
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
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
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
王下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秦
攻今得賂是易
道也易 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
音亦 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云去趙於是封虞卿以
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
君索隱曰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

三七九

成 本

相昌澄揣 反 楚委

魏請為從對曰魏過光卧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反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以謂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投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

平百丑口

教

人云翻上得中正 思也

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燕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虞卿料重揣摩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真曰

信同而起信云秦之所惡也畏趙括將耳虞頗易與云趙王信反向一言以趙括代虞頗令為將也依此長平敗也

大史公隱也

翩翩公子

天下奇器

笑姬從戮

義士增氣

兵解李同

盟定毛遂

平原君美人也

一愁心

一六一四十一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

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死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

華陽下軍走辛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

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

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

以公子賢多愛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

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拮擗拮擗頭攷

零以薪置其中請之烽常昭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

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三子七子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死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辛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愛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零以薪置其中請之烽常昭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

有本

正義探音貪

亦作深

或下贏部
五百力垂反

夷門東門也

此曰車中上无為

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正義曰為復博如
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
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
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
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
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曹年七十家貧為大梁
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
繫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
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
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

車

此曰車中上无為
中黃龍目視虎
七怒朱去著虎圍皆列不血戰虎終不取動

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
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

索隱曰俾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正未反倪音五弟反○正義曰不正視也故立立與

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

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

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

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索隱曰徧音遍贊告也賓客

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

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

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

亦下禍坐亦眾

朱亥

下台

本下用

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立其公子車騎
 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
 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
 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
 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
 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
 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
 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察隱曰魏將十萬眾救
 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
 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

信陵君傳

平原君趙勝也

平原君也

平原君走
信陵君之姊

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
 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
 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
 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陷秦獨不
 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
 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
 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
 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
 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
 子行數里心不決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

四日

子之還者
言知作還恨
侯生之情也

無他端者無二
也

魏王也

負陸口謂以
玉財承人報讎也

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
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君固知公子之還也曰
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
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官厚公
子往而君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
問侯生乃屏人間語索隱曰問晉曰嬴聞晉鄙之兵符
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
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二三
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
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

信陵君傳

復暗 次云
詞章章在
也 与言之意

水去若不能
子子殺之於

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
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
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
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
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
事必危矣君客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
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
泣也公子曰晉鄙嘖嘖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索
曰吉類云嘖嘖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君泣耳豈畏
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君乃市井鼓刀屠者

右類存同而條
不亥也

青鄙此也番軍
堅郭也

此

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
公子有急此乃且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
侯生侯生曰且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
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
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
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
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
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
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
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

上

此

此義曰恍字伯
雅任城人

又本十

不敢自比於人公
子與侯生
正義我意如此

負轡失呂忱曰韃蓋弩矢○索隱曰韃音蘭謂以盛為
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
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
生果北鄉自到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
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
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
與平原君計巨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
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
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
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

軍音者飯魏

乃不尔反

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

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言其過以負於魏

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為虛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鄒為公子湯沐邑

鄒黑各而

索隱曰鄒音霍趙邑名屬常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

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

師說曰盧且左侍有博蕩徒或云博棄之徒也

徐廣曰漿或作膠索隱曰徐按別錄云

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其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

信陵君傳

信陵君傳

欲去趙也

正義曰利伯莊云

德行者

無忌從平原君

我也

而游兩人知平原君之

志以無忌不在魏

好服飾也

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博徒

賣漿者游公子妾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

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

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忠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

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

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

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

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

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

也

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
 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索隱曰史
 失其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
 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
 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
 立變色告軍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
 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二十年公子使使
 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
 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
 抑秦兵索隱曰抑音憶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

信陵君傳

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
 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慈也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
 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
 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
 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
 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又
 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
 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
 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患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

信陵君傳

孝公義
魏晉安王母弟

過多

間

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
屠天梁索隱曰魏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問公子賢及即天
子位每過天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
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為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天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
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
巖穴隱者不取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
過之而令長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

信陵下士

鄰國相傾

信陵君傳

以公子故

不敢加兵

以公子賢及及名不
敢加兵陳魏

頗知朱亥

盡禮侯嬴

逐却晉鄙

終辭趙城

毛薛見重

萬古希聲

無忌用侯嬴朱亥力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其在魏用毛公薛公之諫

強委之困此四也又者皆隱於屠沽博徒無忌能察而用之

振之下亦正清而能為國家之重也平原主事者遂矣其侯生朱亥之詐力

之公論比也安釐王受妻友間用無忌不似十六歲而魏七悲夫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黃氏曰初曰
魏駕叔魏之却
立國賓從威
之亦毛公薛公

楚世家曰考列至
元宗隱曰系本作
完今此乃宗即也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索隱曰名橫考烈王宗之父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

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

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

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

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

治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

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

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

秦昭王開懷王於
武關之口見子楚
也

秦曰西虎關方
因而好大之承制
其弊弱

高台危心
始皇弟
始皇本紀

守
地
也

行
守
也

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驚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

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

二垂正義曰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

索隱曰音腰以言山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東從韓魏是其要事於韓亦如楚使召滑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

甲不信威信音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申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與清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

始皇本紀曰與虛二縣名也

取酸棗

孫居瑜及下穆也累也築墻者取壤土盛之苗而後諸板中韓記累土築救中也

正義曰仁一作任今任城縣屬濟州

齊秦之要正義曰要音腰要得親氏諸邑又割濮磨北地而東西注齊秦之要也

音米論及注於載

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彈

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入邢徐廣曰平泉

垣非河東之垣也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黃濟陽嬰城徐廣曰

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

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

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彈

夏同殷

五伯者齊魯晉公
晉文公秦緣公
楚レ王宗レ子レ引壁言レ沈素志

丹軍也言王レ之威レ行也王若能持功守威レ繼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レ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克狐涉永濡其尾正義曰言狐借其尾每涉水至尾不令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屬太原有獲陽鄉是也。正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路也。正義曰干隧吳之敗地地名也出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到處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

春申君

江

志

利而喻遂取地而
能守不如近攻陸
吳有於功未遂
左而不能注湯

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於後後即榆次不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曰從音絕猶領也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山在兗州還為越主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正義曰吳俗傳云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曰并州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姑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正義曰言大軍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薨薨龜兔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薨薨往來

大六六三三六六

三

其

遂得地無所
用也近待也

不可假上不可言
假心也

トリニニ

恒本下連

正義和係連恒伏
得手而去

兔謂狡兔叢性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兔
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曰
天歷反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
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
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索隱曰大何則王
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冉世也夫
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千世矣本國殘社
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捐頤徐廣曰一作顛○索
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
弱係脛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
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

春申君

與韓魏共攻楚也

將惡 正義和火反
隨水

魏之不二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
乎且王攻魏將惡出兵正義曰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
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
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
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曰楚
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王雖有之不為得地
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
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
攻留方與鉅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
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時此皆平原四達

乃方房 和息臣及

大三十六九

也 不

正義曰校敵也

禁

遲 五十六年

善

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

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

以校於秦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齊南以泗

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

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

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

然禁字作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

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廣

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

臣為王

春申君正義曰遲猶當也今韓魏取帝号一曰齊秦共計

注

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

以十萬成鄭梁以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

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

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

曰右壤謂滑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

東西也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

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

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

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

項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

也

先頭善王橫

韓魏共伐楚之令

而昭王令白起與

列國而行親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三十九年

正義曰遲猶當也今韓魏取帝号一曰齊秦共計

得本下德

他人太子太子不

傳下傳

以而後圖上便
而後圖上便
而後圖上便

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
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
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
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
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
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
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
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
王若卒太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
奉宗廟矣不如上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

變衣服方折

三日

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
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
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
也應侯曰歇為不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
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
頃襄王卒除廣曰三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
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皆
不獲准平原有地又非趙
而孟嘗是蓋賜淮北地十一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
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
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
義

列國傾尊他國
願定而自敵輔
國國家推車
公子不在素不
取伐

曰虛音墟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
之今圮毀也又大內北黃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破
楚門為昌明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
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
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
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
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
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
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
上舍趙使欲誇楚為瑋瑋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
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

春申君

弱本下巧
益於愛反
深縣其楚之京
也
註

趙使趙使大勳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
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
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而楚
重為從長壽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
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
津父朱英正義曰觀音音今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
疆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
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正義曰黽隘之塞在申州而攻楚不
復復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日暮
云不能愛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

進本下卷
下同

里詳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

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正義曰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作置東郡

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

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

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父母寵李

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謂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

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

期春申君曰媵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

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

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

春申君

松所親者楚王
之兄弟自故所
親使也

以本下乃

賴ミラシクヒエテ
カカリテ

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

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矣禮於

吾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

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

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勇則是君之子為

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

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

生子勇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

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

...

...

列而無望猶如
意司易曰無妄
災也王輔嗣曰言
不可安也分矣

卒
本

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
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

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正義曰無望猶又有母望之禍

索隱曰周易有無今君處母望之世正義曰謂事母望

之主正義曰謂喜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正義曰謂春

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

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

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

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

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園是春申之仇

春申君

中化而今果盡
有用曰棘戰也
戰衛門也

楚世家曰為王得
平同母弟孫代
之是為哀王
三月餘哀王處
死負傷之後
殺哀王而立貴
王云

王之勇意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

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

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

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

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

禍及身乃云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

死士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

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王二於

是遂使更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

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曰按

天三三三十七

九

王

○ 嫪 音 休
毒 酷 政 切

○ 當 本 下

士 下 五

弟猶猶有庶二名嫪及昌平君是禁八君是歲也秦始皇

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也也帝立九年矣嫪亦為亂於秦覺其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蓬觀春由君故城官室盛矣哉初春申

君之說秦昭王只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

於李園旌矣徐黃曰語曰斷不斷石受其亂春申君失

朱英之謂邪說苑云始皇太后不淫幸即嫪毒始皇取毒四支車裂

索隱述贊曰 黃歇辯智 權收秦楚 太子獲歸

身作宰輔 珠炫趙客 邑內吳士 烈王寡胤

李園獻女 無妄成災 朱英徒語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